

前 言

征集、研究、整理、编写、出版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是政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文史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对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对广大青少年进行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都将起到积极作用。搞好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可对今后编纂地方志、党史提供资料。

门头沟区是一个历史悠久富有革命传统的地区。近百年来，京西大地经历了错综复杂的变化，每个历史时期都遗留有许多重要历史史实。特别是我区是个老解放区，为革命做过卓越的贡献，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事迹还没有完全记述下来。现在健在的老一辈人，有不少人亲历、亲闻、亲见这段社会各方面的变化，发动他们写出来，或口述由别人整理出来，传给子孙后代，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抢救、整理文史资料，现在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政协门头沟区委员会于1981年3月建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几年来依靠组织，发动群众共征集文史资料稿件60余篇，约20余万字。为此，政协门头沟区委员会决定，今后陆续编辑、出版我区的《文史资料选刊》（内部发行）。请委员、各界人士和广大的读者踊跃赐稿。

文史资料征稿范围：

1. 从清末至解放（1948年）时期，我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宗教和各种社会活动的资料，以及其它有关的历史资料；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我区历次革命运动中和历次社会改造运动中的亲身经历的材料；

3. 个人参加革命斗争的回忆，参加新旧社会的科学实验工作、教育工作、工程建设等具有史料意义的经历资料。

对上述现代史、革命史的有关文物、遗稿、日记、函电、书信、手迹等，也在征集之列。

对撰写文史资料的要求：

1. 为了提高资料的史料价值，尽量避免片面性、局限性。欢迎作者之间加强协作，广泛的交流，互相参证和补充，共同努力，集体抢救征集、整理门头沟区的各种史料；

2. 撰写亲身经历、见闻或自己最熟悉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3. 撰写的形式可以多样。如：回忆录、短篇叙述、长篇记载或其它形式；

4. 不限体裁，不一定求完整，但必须真实具体，不能虚构。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历史事实的某些方面。

《选刊》征集稿件、编辑、出版等方面的工作，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可能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热忱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借此，向为本刊撰稿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目 录

门头沟区概况·····	本刊编者 ()
寇仲父宗李大钊的墓碑·····	李欣华 (3)
齐堂川 诗一首·····	张文茂 (6)
解放斋堂川·····	李青山 姬江 董梦知整理 (7)
老夫妇智擒日本兵·····	石秀银口述 杨殿凯整理 (12)
门头沟煤矿业同业公会始末·····	马润新 (13)
矿工谣·····	王炳尧整理 (15)
门头沟地方小学教育历史概况·····	马润新 (23)
门头沟区图书事业的今昔·····	陈雷整理 (26)
京门公路·····	叶叔宪整理 (28)
永定河上最早的一座混凝土拱桥·····	张广海口述 陈广政整理 (30)
琉璃生辉·····	董梦知整理 (31)
妙峰山顶的建置·····	包世轩整理 (37)
妙峰山的香会·····	石际整理 (38)
妙峰山的茶棚与茶棚小调·····	陈雷 (39)
龙王会·····	刘进文口述 李青山整理 (42)
京西的太平鼓·····	董秀森整理 (45)

门头沟区概况

本刊编者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城西23公里处。东西长约62公里，南北宽约34公里，面积1455.059平方公里。其东、南、北三面与海淀、石景山、丰台区和房山、昌平县为邻；西面与河北省涿水、涿鹿、怀来县为界。全区17个乡，5个街道办事处，271个自然村。总人口259386人。民族有汉族、回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14个民族。

我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区，从新出土的东胡林人墓葬来看，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距今约有一万年历史。秦属上谷郡地，汉始建蓟县。后来屡经变动，唐末曾设玉河县，辽末玉河县废除，归入宛平县。1948年12月14日解放。解放后一部分划属北京市二十区、十六区。1952年8月把河北省宛平县、房山县的一部分和十六区合并为京西矿区。1958年5月命名为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基本是山地，除东部的门头沟乡、永定乡部分平原外，其它乡都是山区。山区面积约占全区总面积的98.5%。全区山地峰峦起伏，名峰奇谷很多。其中以灵山、百花山、龙门涧、妙峰山等较为驰名。海拔2303米的灵山是北京地区的第一高峰。百花山海拔1990.7米。这两座本市有名的高峰，山上有一千五百多种花卉草木，藏身于山林深处的有黄羊、狍子、豹、野猪等。这里六月仍有积雪，八月黄花满山，别有一番景致。

著名的燕京“小三峡”——东、西龙门涧，是本区具有独特风格的自然风景区。两涧由南向北，各绵延约五公里。三峡之气势，漓江之秀美，匡庐之飞瀑，黄山之叠泉，都可以在这里窥其缩影。

京西古镇斋堂是平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萧克、邓华、宋时轮、杨成武等许多老同志在这里都留有战斗的足迹。“宛平县人民八年抗战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现在仍座落在斋堂中学的校园中。设在马栏村的抗日挺进军司令部旧址，设在皇城峪的宛平县政府旧址，都是我区宝贵的历史资料。

本区最享有声望的是金顶妙峰山碧霞鸿德元君祠，俗称娘娘庙。去娘娘庙沿途可观三家店村的铁锚寺、龙王庙，琉璃渠村的琉璃瓦厂等。妙峰山自古“香火极盛”，“人烟辐辏，车马喧闹，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实可甲于天下矣”。每年六月山上千亩玫瑰盛开，如花被，似锦缎。秋天山楂熟了，又染红了妙峰山。妙峰山的香火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它是首都郊区风光秀丽的乐园。

北京最古老的寺庙，同时也是北京地区最大庙宇——潭柘寺，位于本区的潭柘山麓。它始建于晋代，初称嘉福寺，比起元初在北京建大都城还早八百年。后经历代重修，至清代扩建后称岫云寺。随着朝代的更替，寺名也多次更易，但因山上有“龙潭”，古时满山皆柘树，故群众俗称“潭柘寺”。“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说明寺之古老。

戒台寺，位于本区马鞍山麓，它以具有全国最大的戒台著称。历史上许多高僧曾在此开坛传戒。寺中许多名松尤其令人神往。有赞颂该寺之松的诗一首：“潭柘以泉胜，

戒台以松名，一树具一态，巧与万物争。”

以上两寺解放后由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又分别被辟为北京游览区。

本区还有：别墅式建筑——南官园；两面环山，两面依水，风景秀丽的龙泉雾村；始建于唐代，重修于元代，斋堂川的灵岳寺；南樱桃村清末皇帝溥仪的英语老师庄世敦（英人）的别墅。此外，还有沿河城、珠窝等旅游胜地。

以上各处在我区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有丰富的内容，也是把京西建设成旅游胜地的——块瑰宝。本区的自然资源较丰富，以矿产、水力、森林为主。矿产资源已探明的有煤、铁、页拉石、石英、云母、石棉、石灰石、石板、大理石、花岗岩等。煤的储藏量很丰富，质地好。石板藏量为5000万平方米，是很受国际朋友欢迎的建筑材料。

永定河在本区切穿群山峡谷，急流多，水利资源丰富。现全区有国家建水电站两座，乡、队办小型水电站两座。在山区有大面积的森林、草地和广阔的山场，为我区发展林、牧、副业提供了丰富资源。

全区由于多山，自然资源丰富，促进了多种经营的发展，在较高的山区有大面积的自然次生林（以杨、桦等树为主）、人工林（以油松、落叶松、侧柏等为主）。在低山区有大量的果树（以核桃、柿子、杏、梨、红果、枣等树种为主）。灵水的核桃，苇甸、柏峪等村的甜杏仁（大扁），东山村在京白梨，龙泉雾村的香白杏，陇驾庄村的大盖柿等均为北京市干鲜果品中的佼佼者。本区广阔的山场每年都可以为国家提供草药、黄花、蘑菇、花椒和荆条等山林物产。妙峰山乡涧沟村生产的玫瑰花更是北京市的特产，以质量高驰名中外，现在年产量已达七万斤，并且还在不断的发展。

本区的交通以铁路、公路为主。铁路有永定门至本城涧线和丰沙线。公路以门头沟为中心形成了通往全区各乡的公路网，往西通河北省的涿鹿县和涞水县，往北通往昌平县及河北省的怀来县。

本区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阔的自然资源及丰富的文物古迹、文化遗产等史料，都有待于挖掘和整理。今天我们不仅要做好我区的经济开发工作，也要把我区的近代史、现代史资料挖掘整理出来，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瞻仰父亲李大钊的墓碑

李欣华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我专程到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参观了正在兴建中的父亲的陵园。

在陵园进口处是父亲的全身汉白玉雕像。在新树的墓碑上是邓小平同志的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

邓小平题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

鎏金大字，闪闪发光。

公墓管理处的同志介绍说：“这座陵园占地二千多平方米，正面的大厅是纪念馆，两侧是接待室。这座新墓碑横长四米，高二米。当年埋在地下的那块碑也挖出来了，已经安放在纪念馆的正中央。”

“那块碑是什么时候找到的？”我惊喜地问。

“今年三月十八日，你们全家来参加移灵安葬仪式时还没有找到。后来工人们又继续找，终于在四月三日于灵柩上首四十公分处挖到了。”

为了瞻仰当年地下党为父亲镌刻的这块墓碑，我已是第四次去万安公墓了。此次为父母移灵时，由于很难找到当年安葬父亲灵柩的组织者，谁也说不准这块碑碣所埋的具体位置。感谢公墓管理处的同志们千方百计想办法，终于把墓碑找到了。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

这块有着历史意义的墓碑，抹去碑身上的泥土，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碑的正面上首刻有党徽图案，五角红星呈凹形，中间是凸形的黑色镰刀斧头。正文的大字是：

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

背面碑文是：

李大钊是马克思（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一九二一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爆发了！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竟无耻地投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并且在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之下，于肆（肆）月六日大举反共运动，勾结张作霖搜查苏联使馆，拘捕李大钊同志等八十余人，在肆（肆）月二十

✧李欣华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的三子，现年58岁，于1949年来我区工作。现任门头沟区政协委员、区教师进修学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

八日被绞死于京师地方法院看守所。同难者二十人。这种伟大牺牲的精神，正奠定了中国反帝和土地革命胜利的基础，给无产阶级战士一个最有力最好的榜样！现在中华苏维埃和红军的巩固与扩大，也正是死难同志的伟大牺牲的结果！

一九三三年，四月念三，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为李大钊同志举行公葬于香山万安公墓。

看完这篇充满革命激情的碑文，我的心潮起伏，历历往事，涌上心头。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父亲英勇就义后，灵柩停放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气氛下，父亲灵柩不能及时安葬，竟然在浙寺里停了六年。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的早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当时年仅六岁的我，和母亲、哥哥、姐姐一起参加了父亲的送葬仪式。当父亲的灵柩从浙寺里抬出来时，送葬的几百名群众都自动地唱起了悲壮的《国际歌》。送葬队伍进入宣武门，人越聚越多，人们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花篮、花圈，每到繁华路口都要举行路祭。革命群众自动登上高桌讲演，宣传父亲生前光辉的革命业绩。记得走到西四牌楼时，送葬的群众已经非常多了，交通为之阻塞。大家一路上高呼：“李大钊同志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打倒刮（国）民党！”等口号。

革命群众为父亲举行公葬的行动，使国民党反动派丧胆，他们害怕父亲的革命影响继续扩大，急忙派出军警前来镇压。送葬的群众不惧强暴，徒手和军警展开搏斗。当时的花篮是装着土的，人们就用花篮投打军警。后来军警开枪射击，驱散了送葬的队伍，并逮捕了四十余人。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住革命群众为父亲送葬的革命行动，出了西直门，仍有群众跟在我们一家人后面。下午，我们全家把父亲的灵柩送到香山万安公墓。当时，为了掩护作地下工作的大哥葆华，给父亲打幡的任务改由我当家哥哥李振华（即李海涛）担任。我们护送父亲的灵柩快到万安公墓时，发现有一辆骡车跟在后面，时远时近，但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到达墓地后，才发现骡车上装的是地下党送来的一块墓碑。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这块碑是不能立在父亲的墓前的，只好伴随灵柩埋在地下。公开立在墓前的石碑的碑文是由当时北大教授刘半农先生题写，上面有父亲的名字、生卒年月和子女的姓名。为了掩蔽敌人的耳目，墓碑上大哥的名字葆华改写为荣华。安葬父亲后不到一个月，母亲也含恨离开了人间（母亲的碑文也是请刘半农先生题写的）。

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后，姐姐带着二哥光华和我回到河北乐亭老家。在老家度过一个星期，姐姐又把我俩带回北平。在地下党组织和父亲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哥俩被送到香山慈幼院上学。每到星期六，别的孩子都被家长接走时，我们就更感到孤单，更加怀念亲人。当时姐姐在孔德学院上学，经济上比较困难，不能每个星期天都接我俩进城去玩。有时星期天没事儿，我和哥哥就常常偷偷地跑到万安公墓去看父母的墓。当年万安公墓一带是很荒凉的，我们由于想念父母心切，也就顾不上害怕了。好像在父母墓前多待一会儿，就能得到父母的温暖和爱抚似的。

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明节，我和大哥葆华一起去香山万安公墓为父母扫墓。那天中央领导同志林伯渠，北京市委的彭真、叶剑英、刘仁等同志也都前往为父亲扫墓。林老代表党中央在父亲墓前讲话，他高度赞扬了父亲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

的光辉一生。

多年来周恩来、陈毅、邓颖超等同志也曾先后到父亲墓前表示敬意。有一年，大姐星华在父亲墓前遇到了邓颖超同志。当时邓大姐在万安公墓附近养病，是特意来父亲墓前凭吊的。

每年清明节，前来为父亲扫墓的人络绎不绝。一九五七年的清明节，北京市的少先队员代表前来为父亲扫墓，在墓前遇到了大姐星华，至今还留下了大姐星华在墓碑前介绍父亲事迹的照片。一九八〇年少年儿童在父亲墓前的四株松树旁，又新栽了一株松树苗，树干上挂的牌子写着：一九八〇年清明节 海淀区少年儿童

这不仅是海淀区少年儿童，也代表着全国青少年，以至全国人民对父亲的敬仰和怀念之情，更进一步表明青少年决心继承先烈遗志，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贡献更大的力量。

十年动乱期间，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目的，他们连为革命牺牲多年的先烈也不放过。他们强加给父亲以种种罪名，诬蔑父亲是叛徒，并指使红卫兵到我们老家去调查。当这些红卫兵问到我们村的一位老贫农时，老贫农非常气愤地说：“说李大钊是判徒，简直是瞎了眼。谁不知道他是被反动派绞死在绞刑架上的，临刑前还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说完他和村里人把这些受人指使的红卫兵轰出了村。

后来，在“四人帮”和那个阴险顾问康生的煽动下，一伙暴徒窜到万安公墓把父母的墓砸了，把墓碑推倒，连碑文里的灌铅也抠掉了。

历史的逆流总是不能长久的。“四人帮”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们来到父母墓地旧址，那里挖开的穴坑已经恢复原貌。墓碑前的一片空地上种了花草，并且用精致的栅栏圈了起来。在栏杆的东侧，新立了两块小石碑。父亲墓前的那块上面写着：

此处为李大钊烈士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公葬地址原貌，灵柩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移葬李大钊烈士陵园。

万安公墓管理处

一九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吴未淳书

站在父母墓地旧址，我又象童年时代那样的默默地念着碑文上我们兄弟姐妹几人的名字。那一株株新种植的生机盎然的花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似乎在向我诉说什么。

沉思中，我忽然想到父亲生前曾说过：“我们是开辟道路的，是乘在‘时’的列车的机关车上，依它的主动力，向前迈进它的行程……”

在父亲和其它无数先烈用鲜血开辟的道路上，《庶民的胜利》已经成为震撼世界的现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正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我们兄妹五人，有的已经离开世间，有的退居二线或离休，只有我一人还工作在教育战线上。

我知道我应该肩负的历史责任。我知道父亲所说的“时”的列车应该赋予它怎样的意义，这是父亲的墓碑给予我新的启示。

斋 堂 川

诗 一 首

张 文 茂

斋堂川革命的川，它是平西中心点。
“七七”事变遭大难，黎民百姓受涂炭。
浴血奋战整八年，人民抗战起烽烟。
日寇铁蹄尸骨堆，村村户户血泪染。

斋堂川难忘的川，千峰万岭情不断。
爹铸地雷娘做鞋，窝铺热炕养病员。
盐水伴着糠菜香，战士忍饥打东洋。
青山为证流芳在，怀念那子弟兵团。

斋堂川美丽的川，千里奇峰清水滩。
“百花”万丈“灵山”腰，燕京胜地龙门涧。
花香果硕牛羊壮，梯田铺向彩云间。
今日重唱抗日歌，唤起子孙爱家园。

解放斋堂川

李青山 姬江 董梦如 整理

一

斋堂川，位于京西门头沟区的千山万壑之中。清水河犹如群山丛中的一条银带，宛转东去，汇入滔滔的永定河。在她流经之处，形成了一条秀丽的山川。古镇斋堂，位居山川中心，故名斋堂川。这里群峰叠翠，关雄隘险。古有：“境趣佳处如桃源”、“立当扼塞若关隘”的称誉。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北京西郊的天然屏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沿川的北部一线，至今还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内长城和敌楼十七座，为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主持修建。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这里又谱写出更为辉煌的新篇章。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时北平已沦为侵华日军在华北的大本营和进攻全华北的前哨阵地。为拯救民族危亡，一九三八年春，党中央、毛主席相继派遣邓华、宋时轮同志率部开赴斋堂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创建了平西抗日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九年一月，八路军一二〇师付师长肖克同志奉党中央之命来到平西，二月七日成立了“冀热察挺进军”，统一指挥平西、平北、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从此，以斋堂为中心的抗日烽火在整个冀热察地区熊熊燃烧起来。

由于平西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平西根据地的建立和冀热察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开展象锋利的尖刀，直插华北敌人的心脏。因此，自根据地建立之日起，敌人就处心积虑地妄想把它一口吞掉。一九四〇年春，日寇抽调兵力一万六千余众对平西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被英勇的平西军民粉碎之后，又于秋季纠集重兵出动飞机、大炮，并使用毒气对我平西再次进行残酷的大“扫荡”。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为保存有生力量，“挺进军”司令部及根据地中心地区党政机关暂时从斋堂一带转移至西部山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里，坚持领导平西军民的对敌斗争。

日寇在这次秋季“扫荡”后，即沿斋堂川清水河一线的重要村镇设立了数十个据点，修建了上百个岗楼。对我同胞实行残酷的统治，烧杀淫掠，无恶不做，并疯狂残杀我抗日干部和群众；收买民族败类成立汉奸伪政权充其帮凶，强迫群众“移民并村”，抽丁抓夫，供其驱使，修筑岗楼、公路，运送物资。甚至连老人、妇女及十几岁的孩子也不能幸免。日寇惨绝人寰的统治压榨使得美丽的斋堂川成了惨不忍睹的凄凉的地狱。到一九四五年春解放前夕，斋堂周围一百八十五个村庄即有一百四十二个被焚烧，上千名无辜群众被杀害，近万头牲口被抢去，其灭绝人性之程度，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日寇一方面残酷地欺压奴役占领区的群众，一方面依托据点向我根据地腹地步步推进。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企图截断我平西与平北、冀东根据地的联系，断绝我物资来源，将我军压缩在一块窄小地带，然后再次反复进行“篦梳式扫荡”，妄图将我抗

日军民一举消灭。

但是，在党领导下的平西军民是不会屈服的。他们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顽强地坚持着敌后游击战争。“挺进军”司令部、各县大队、游击队，始终转战在平西山区。党政机关在“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口号下，一直在领导人民坚持斗争。军民们创造了“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多种机动灵活的战术，不断打击敌人，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敌人的阴谋一次次化为泡影。敌人不但没能消灭我们，我军却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成长。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胜利发展，到一九四三年夏季，出现了战略形势的重大转折，敌我双方终于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我主力部队不仅能主动袭击敌人，就连游击队、民兵也能整班、整排地消灭敌人了。

二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一场围攻敌寇在斋堂川据点的人民战争打响了！这天夜里，我挺进军主力迎着凛冽的寒风，从涑水县开进了斋堂川。斋堂周围各个村庄的一万六千多名抗日群众群情激奋，斗志昂扬，在党的领导下行动起来了。各村的民兵连夜把老弱妇孺护送进深山隐蔽起来，把粮食、农具等物资都坚壁起来。六百多名民兵和几千名自卫队员，肩背步枪、大刀，手拿地雷、铁镐，从山山岭岭、四面八方和自己的子弟兵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把满腔的深仇大恨化为复仇的力量！一夜之间，在方圆六十多里的土地上，将斋堂地区的所有据点全部围困封锁了，一个个鬼子、伪军的岗楼成了瓮中之鳖。整个斋堂川里，枪炮声、爆炸声、呐喊声，响彻了夜空，组成了一支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交响曲。抗日军民无不扬眉吐气，斗志昂扬。被围困之敌惊恐万状，如坐针毡，龟缩在岗楼里不敢出来。

这一夜，挺进军主力分多路同时出动，一举成功地袭击了敌在斋堂、胡林、军响、沿河城等主要据点，使敌不得不集中于据点中心岗楼。宛平支队配合主力全歼了色树坟据点固守之敌，将炮楼夷为平地。同时，在我军强大攻势下，军响、桑峪、灵水、沿河城等五个大乡的伪警察所，也被我军彻底铲除。

在部队袭击各据点的同时，根据地的几千名群众也对敌展开了大规模的“破袭战”致使敌人所有的公路全被破坏了；所有的电线杆都被砍倒了；敌人所能用的水井大部被填死了；各据点周围全部布上了地雷，斋堂之敌顿时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从这夜开始，我平西军民对斋堂地区固守之敌进行了持续一百三十五天的围困。在此期间，敌人多次试图冲击我之包围，但除了被地雷炸死外，就是被我密集的火力打得狼狈而回！绝望的敌人已处于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境地了。这一时期，平西抗日军民抓住这一阶段的有利形势对敌采取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向伪军喊话、送信，宣传抗日形势，争取伪军反正，使得大批伪军冲破了日寇的控制，纷纷弃暗投明，投入人民的怀抱。

敌寇为了避免被分股歼灭的命运，先后放弃了斋堂附近的中、小据点。各据点之敌伪残部在我军的围歼、追击之下，纷纷龟缩在斋堂中心据点。被困之敌为了活命，不得不派重兵掩护，从数十里外的永定河东岸运送粮食和补给，再从百里外的门头沟运送煤

炭度过严冬。敌人的末日已经来临了。

三

一九四五年春天，平西和全国各战场一样，对敌斗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重大变化。我军大反攻的时刻已经临近了。当时已进驻平西齐家庄的晋察冀军区七团，为了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掀起了大练兵运动的高潮。场院里、河滩上、山岭中、沟坎里，到处是一排排的战士，练爆破、练攻坚、练射击、练拼刺……练兵场上，龙腾虎跃，斗志昂扬。当时条件虽然还比较艰苦，但战士们被即将到来的大反攻鼓舞着，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四月一日，据我内线情报获悉：东斋堂的敌人突然增加了兵力，西斋堂的伪军也要撤至东斋堂。这一迹象表明，敌人企图逃跑了。我七团首长当即决定：趁敌撤退之机予以痛击！

担任围歼这股敌人任务的一连和三连迅速在村头操场上集合，团参谋长赵景生同志做了简短有力的战前动员：“同志们！在斋堂的这伙日本强盗残害了我们平西八年，三家山惨案，一次就烧死了我们四十二名老幼同胞。现在，向鬼子讨还血债的时刻到了！几个月的大练兵，这次战斗就是最好的考核。我们要让刺刀见红，把它捅进鬼子心窝！”战士们早已热血沸腾，求战心切。憋足了劲儿的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下午出发，一口气走了三十里山路，傍晚时分就赶到了西斋堂村。西斋堂的岗楼浓烟滚滚，恐慌的敌人已经撤到东斋堂去了。

团首长命令三连埋伏在东斋堂村北的大山上，待敌撤出村后从敌背后进行追击；一连埋伏在村东的王家河滩，准备对撤退之敌给以迎头痛击。在苍茫的夜色里，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潜伏阵地，对敌形成了围歼之势。四月初的斋堂川乍暖犹寒，我英雄的战士们却个个磨拳擦掌，枕戈待旦，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解放斋堂川的战斗。

四月二日清晨，乳白色的朝雾笼罩着山峦。潜伏了一夜的战士们早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双手紧握着武器，两眼盯着东斋堂的敌人据点。三连连长杜福卿不断地拿起望远镜，从山上观察着据点敌人的动静。太阳出山了，鬼子还没有出动。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敌人仍然没有撤退的迹象。战士们等得有点儿着急了，唯恐这一仗打不上了。杜连长传下口令：“沉住气。据点周围有咱们的侦察员，我们不会让鬼子溜掉的！”

斋堂据点原有鬼子一个小队和部分伪军，这次为了能够顺利地撤出去，又从别处调集了几十名鬼子。加上从西斋堂岗楼撤出的伪军，共有鬼子一百余名、伪军四十多名。鬼子中队长镇村预感到平西抗日军民是不会轻易让他们跑掉的，几天来，他精心制造了种种撤退的假象，企图蒙蔽我抗日军民。敌人深知我军夜间作战的厉害，所以决定天大亮以后再逃跑。镇村命令士兵卸下了步枪上的背带，上好刺刀随时准备拼刺。

太阳高高地升起来了。突然，设在东斋堂村天仙庙的敌人据点的岗楼冒出了浓烟。敌人点燃岗楼后倾巢而出了。他们一上公路就以三路纵队向东逃窜，这里南北两面群山对峙，中间只有一条公路相通，为出山之咽喉要道。斋堂东面的王家河滩是山川中一块

• 3 •

较为开阔的河滩，这里乱石遍地，沟坎纵横，是我军歼灭敌人的理想战场。

敌人刚刚窜出村口，“砰！”天空中升起了一颗绿色信号弹，接着，“轰轰轰！”手榴弹的爆炸声打破了斋堂川的寂静，追歼敌人的战斗打响了。三连连长杜福卿大喊一声：“冲！”率领战士们旋风般地从山上冲进了村子。敌人的主力已经逃出了村子，几个鬼子提着汽油桶正要烧毁民房，战士们手起枪响，这几个鬼子立即毙命倒地了，汽油桶“咣啷啷”扔在了地上。三连从村子里冲出来，从敌人背后猛扑过去。

这时，敌人的先头部队已窜入了王家河滩，进入了一连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火力范围圈。战士们不仅清晰地看到了敌人越来越远的身影，还清楚地听到了敌人杂乱的脚步声和伪军头目的喊叫声：“快跑！跑出五里就能活命！”“打！”一声令下，我一连阵地上的各种武器一齐发射，复仇的子弹向着敌群猛扫过去。随后，“喀……”，一阵嘹亮的冲锋号声骤然震荡峡谷，在山岭上、在沟壑中，埋伏了一夜的八路军健儿如猛虎扑食一般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人一下子乱了阵脚。鬼子中队长镇村见前有拦截，后有追兵，无路可走了，于是挥舞起指挥刀一阵嚎叫，敌人立即分成两部，背靠背地在河滩上散开了队形，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企图同我决一死战。

战斗英雄、三连一排排长王朝银率领一排首先冲入敌阵。杜连长带二、三排及时赶到，从敌人侧后冲杀过来。王家河滩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战开始了。三连七班班长刘玉同身材魁梧，臂力过人，一连刺死了三个鬼子。刺刀插弯了，他又抡起枪托向敌人砸去，当他又打倒两个敌人后，不幸被一个鬼子刺倒。他在牺牲前还呼喊着：“同志们，冲啊！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新战士段金德第一次上战场就赶上了拚刺刀，但他毫无惧色。一个鬼子从左侧向他狠狠刺来，他迅速一个“防左”，顺手就捅死了这个敌人，又及时抢救下一名伤员。

这时，在王家河滩担任阻击任务的一连也在副连长杨来富率领下冲了过来。杨副连长手提驳壳枪，边跑边打，一连撂倒几个敌人。突然，一个躺在地上装死的鬼子猛地一纵身跳起来抱住了他的腰。他抡起左手，一巴掌打在鬼子脸上，鬼子趁势又咬了他的手一口，他忍着疼痛又给了鬼子一拳。副班长杨天庆从背后赶来，一下子把这个鬼子按倒在地，杨来富上前一刺刀结束了他的性命。

战斗中，王朝银一边同鬼子奋勇拚杀一边大声喊着：“杀呀！不要给敌人喘气的工夫！”喊声刚落，他发现前面不远的乱石堆后有一个鬼子正在向掷弹筒里装炮弹，要向我方发射。王朝银一个箭步冲上去，飞起一脚把敌人踢翻在地，又一把夺过掷弹筒。被踢倒的敌人却又从地上猛扑上来，咬住了他的左腿，英雄飞起右腿把敌人踢开，回手一枪打死了这个敌人。一班长跟在排长的后面，一连刺死了两个鬼子。他后面的战士郑来仪负了伤，班长命令他下去，他坚定地回答：“不消灭敌人决不下战场！”他匍匐在河滩上准确地向敌人开枪射击。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我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敌人的指挥部被压在河槽里一个半人深的土坎下，鬼子中队长镇村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指手划脚地指挥着敌人向我反击。我神枪手已经发现了敌人的指挥部，当镇村又一次露出头来时，“啪！”随着枪响，镇村一头栽了下去再也没有爬起来。一个鬼子军医上来拖他的尸体，又被我神枪手一枪打

倒，又一个敌兵探出身子，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王朝银带领一排猛冲过去，将敌指挥部残敌全部消灭了。

敌人失去了指挥，顿时乱做一团，在河滩上东逃西窜。我军乘势对残敌展开了更加猛烈的追歼。杜连长发现一个鬼子小队长带着几个鬼子兵正向二、三排的几个战士扑过去，立即命令一个副班长带领半个班战士把他们截住。鬼子小队长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扔掉了手中的指挥刀，抄起一把上着刺刀的“三八”枪“呀呀”地叫着扑了上来，一下刺伤了三连一个战士。副班长跳上去抓住敌小队长和他扭打起来。敌小队长粗壮如牛，一下把副班长压在了下面，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一排长王朝银赶到，一枪刺死了敌人，一把将副班长拉了起来。

在战斗开始后，斋堂附近各村的民兵纷纷前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抬担架、救护伤员，群众也手持铁镐棍棒在战场四周呐喊助威。此时的王家河滩上，刀光闪闪，杀声震天，刺刀相撞，叮咣震耳。在我抗日军民的强大攻势下，敌人彻底崩溃了，大部鬼子兵和伪军被歼灭，剩下的小股敌人拼命冲出了河滩，向东仓惶逃窜。

战斗胜利结束了，王家河滩上留下了几十具鬼子尸体，到处是敌人的斑斑血污。这场漂亮的围歼战总共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共毙敌七十余名，其中有一名鬼子中队长和两名小队长。缴获“三八”枪百余支、掷弹筒一个、手枪两支、望远镜一架……。七天以后，先期撤退的斋堂伪“新民指导班”的伪军四十四人，在我抗日军民的不断袭击、围困与争取下，于四月九日在门头沟西二十里的清水涧车站将伪军头目贾全书杀死，携带步枪四十支集体反正投诚，这一举动又给了垂死挣扎的平西敌伪以沉重的打击。

斋堂川解放了！胜利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似的飞遍了清水河两岸，斋堂川的人民群众欢呼跳跃，杀猪宰羊慰劳我军，平西山区出现了多年来没有见过的欢乐气氛。斋堂川的解放，揭开了平西抗日军民向敌人大反攻的序幕，经过八年艰苦奋斗，英雄的平西军民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老夫妇智擒日本兵

石秀银 口述 杨殿凯 整理

在京西抗日革命根据地斋堂一带，至今仍传颂着老两口智擒日本兵的故事。

那是一九四〇年秋季，日本鬼子在京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节节败退。这年秋季的一天，我八路军九团在斋堂以西的杜家庄村碰水沟北山梁上与日寇展开了激战，密集的枪炮声从早晨一直持续到午后三点多钟才渐渐稀疏下来，这一仗毙伤鬼子一百多人，残敌抱头鼠窜，狼狈而逃。

当时杜家庄的一对老两口兰兴明大伯和马兴香大娘正躲避在离村三里外的张才山沟里，住在自己搭的草棚里，听到枪声渐渐停下来，知道战斗要结束了，正准备回村，突然听到“呱呱”的跑步声和唔哩哇啦的日本兵说话声。老两口立刻警觉起来，紧接着两个逃窜的日本鬼子提着大枪闯进了草棚。眼看屋子里的大人小孩要遭大难。当时为首的一个扁鼻子日本兵，端起大枪对着大娘嗷嗷吼叫；另一个红眼日本鬼子把脸上的横丝肉堆起来，露出满口的大金牙做了个鬼脸，用手指着嘴叫唤着：“咪唏，咪唏的！”（意思是吃饭）。马大娘急中生智，一边支应鬼子，端水，烧火装作要做饭，一边暗示准备去拿斧头要拼命的兰大伯，去外边打听消息找人来抓鬼子。兰大伯明白了马大娘的意思，用手向鬼子比划，装作出去给鬼子探听消息，去叫人。这时草棚里躺在炕上的孩子有些害怕，马大娘一面安慰孩子，一面沉着，镇静地给鬼子烧水做饭，并把热水倒在脸盆里放上毛巾，用手比示着让鬼子脱衣洗脸，从而观察鬼子身上是否还带有手枪或匕首。马大娘又计上心来，用手指灶火那熊熊的烈火，指指两杆放在炕沿边的大枪，表示离火太近有危险，借故把两支上了刺刀的大枪抱到距离鬼子稍远点的屋门口墙角上。马大娘端水又做饭，这一系列不慌不忙的举动，打消了鬼子的疑虑，赢得了找人的时间。半个小时过去了，兰大伯带着本村民兵赵有会等两人，出其不意地冲进屋来。只见他俩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人抱住一个鬼子，大娘手疾眼快，急忙抱走了放在门口的大枪，也抄起一把菜刀向鬼子砍去。大伯也上来帮助。经过一场激烈地搏斗，终于把两个穷凶极恶的鬼子捆绑起来，并缴获了两支三八枪、三颗手榴弹、一块日本手表。在老俩口的协助下，民兵们将两个俘虏和战利品一齐送给了八路军。

兰兴明和马兴香老俩口智擒日本兵的英雄事迹，受到了晋察冀边区小报的表扬。这个故事迅速传遍了平西抗日根据地，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热情。

门头沟煤矿业同业公会始末

马 润 新

一、概 述

宛平县门头沟煤矿业同业公会成立于1942年夏。该会系门头沟煤窑业的资方组织。当时会员窑一百余家（包括机采窑中兴、宏顺）。由会员大会选出理事会，理事会负责各项业务。

煤业公会的职能：诸如调解矿、窑之间的纠纷（主要是窑下采区的争执），规定不同煤质不同的划一售价，修整运输道路，以及传达政府机关命令或通知等等。

和煤业公会类似性质的煤窑业组织，自二、三十年代起，门头沟先后就有公议局、道工局、窑业联合会等机构，办理全部或部分的上述事务。沦陷期间，伪门头沟地方维持会，伪门头沟地方联合会，也都设有办理上述事务的股或系。总之，直至五十年代中期门头沟小煤窑停采。历史上各个时期，这种小煤窑的群众组织，都以不同的名称存在过。

二、门头沟煤矿业同业公会的三个阶段

门头沟经营煤窑的人，有门头沟当地人，有外省、外县的人，也有外乡人和本地人合营的，其阶级成份，有地主豪绅和一般工农，也有官僚政客。沦陷期间，情况更加复杂，有日本人开办的，也有窑商和日本人合办的。

煤业公会自1942年夏成立到1948年秋（因故停止活动），历经三届理事会，每届任期两年，历届理事会成员，都有变动，但地方人和外乡人都有一些煤窑经理选进理事会，这种情况一直没有改变。很显然，这里存在着一个权力均衡问题。

以下介绍一下历届理事会的主要成员和内部组织情况：

1. 第一届煤业公会理事会（1942—1944）：

会员大会选出理监事十七人。

理事长——高方卿（籍贯不详）在门头沟经营煤窑多年，当时他经营南天福等烘窑。

副理事长——焦惠生，门头沟东辛房人，当时他担任天来、义信、大茂盛等八、九个小煤窑的经理。此人远自“七七事变”以前直到五十年代，近三十年间，不断充任过门头沟地方行政、教育及煤窑组织的公职。

另一位副理事长——董作人，河北丰润人，知识分子，民盟成员，当时任民合煤窑经理，后来开老虎窑，直至五十年代初期。年令与焦惠生相若，解放前对门头沟的教育事业有过贡献，一九四七年曾为当时的门头沟镇小学捐献过一批桌椅，也介绍过几位教学能力较强的合格教师，对改变门头沟一向是经济繁荣，教育落后的不相称状态，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煤业公会理事会下设有总务、秘书、业务和人事四股，分别由职员马昇初、杨士

芳、李辑五等负责各股事务。

马昇初，门头沟区天桥浮人，没落世家，晚清翰林马相如之孙，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

杨士芳，天津人，文牍出身，历届理事会充任秘书。

2. 第二届煤业公会理事会（1944—1947）：

理事长——焦惠生（二、三届理事会未设副理事长）。

常务理事：张中孚、李墨樵、张平喜等人。

张中孚，门头沟人，知识分子，三十年代曾在北平绥靖公署任职，以后任门头沟区立小学校长多年，他当时经营德盛煤窑。

李墨樵、张平喜均系门头沟人，他们经营煤窑较多，遍及东、西辛房和圈门里、外一带。

理事会所属各股人员与第一届理事会大致无变动。全体职员仍为十名左右。

3. 第三届煤业公会理事会（1947—1948）：

理事长——刘鸿瑞。

常务理事四名：即焦惠生、张中孚、张平喜和我（马润新）。

我当时担任兴茂、喜兴两家煤窑经理。

理事会所属各股职员人数，较一、二届理事会期间，增加三倍多，共三十余名，其中大部分是经刘鸿瑞介绍的。因经费骤增，会费也就大幅度增加，由原来售煤每吨征收会费约售出煤价的0.05%增到0.15%。

刘鸿瑞，门头沟石门营人，时年四十余。其伯父刘子明，拥有土地若干顷，设有庄户，在门头沟有采矿的“矿业权”执照，经营一些煤窑，北京有煤栈，其他产业不详。刘子明在三十年代曾任宛平县第六区区长（相当区长）。刘鸿瑞在三十年代初期曾任宛平县第六区区长。1947年担任煤业公会理事长后，以宛平县实业界代表资格，当选为伪国大代表。

在刘鸿瑞任煤业公会理事长期间，伪北平市军政机关和宛平县政府通过煤业公会向门头沟煤窑无偿索煤情况较一、二届理事会期间大为增多，次数和具体数量不详。门头沟煤业公会除上述职能外，还负责当时敌伪军政机关对小煤窑的各项摊派，一般是经煤业公会分摊到各煤窑之后，再由伪门头沟行政机构到煤窑进行索取。

门头沟煤业公会，就其性质而言，无论其进行任何业务活动，都对煤业工人不利，这是毫无问题的。如煤业公会，对不同质量的煤，规定统一的不同售价，表面看来完全与收煤（即成本，主要是工人工资）无关。实质上起到了降低次煤成本的作用，这就限制了工人工资合理的增长，增加了剩余价值，工人工资收入相对的降低了。再有通过煤业公会组织，方便了敌伪对煤窑的掠夺。煤窑的一切财富，都是工人创造的，归根结蒂是要过多的榨取煤窑工人的血汗，陷他们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死亡线上挣扎！

只就煤业公会负责调解煤窑相互之间的纠纷，使煤窑减少了诉讼，经营者得以集中人力、财力进行生产，还是起到了一些有利作用的。

再如按煤质不同分别规定划一的售价，迫使窑商不得以次充好，欺骗雇主，坑害用户，这样对窑商遵守商业道德，也或多或少起些作用。

矿 工 泪

王炳尧 整理

“家有千顷地，不到门儿边”。这是解放前流传在老北京的一句老话。

门头沟有个黑山岗村。解放前，这里真是名副其实的黑山。村是黑的，飞的禽兽是黑的，就连中入干松林西的灰也分不清是灰色还是黑色。在这里住的两户人家，白天听日本鬼子打靶的枪声，夜里听狼的嚎叫声和鬼哭狼嚎声。而今，这里早已建成矿工们休憩娱乐的黑山公园。北京市少年儿童基金会在公园内建了儿童乐园。黑山公园犹如一块初露娇容的翡翠新景，镶嵌在万里黛坡的红色钢材之中。九曲的永定河象一条银白色的飘带，环绕矿区后向东南流去。真可谓：花团锦簇衬绿地，水映楼台艳阳天呵！

然而，解放前的门头沟的矿工们，是怎样生活的呢？

儿 童

门头沟以煤炭的起运较早而著称于世。早在1896年，美国资本家施穆侵吞了华商穆益三创办的通兴煤矿，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以私人资本中外“合办”企业的先例。随后，德国、美国、日本相继跟踪而来。据官方材料记载，当时童工占着矿工总人数的20%。事实上，远非这个数字。据有的老工人回忆，英帝国主义势力统治时期童工占25%——30%；日本统治时期童工特别多，要占30%—40%。

当时的中英矿（即现在的门头沟矿）。1920年，美国人麦边吞并了通兴煤矿，成立了中英门头沟煤矿公司，即门头沟煤矿的前身）的矿工们，受着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军事殖民地的统治。大人们生活在皮鞭、刺刀的威胁之下，每天要过四道关。对于童工来说，这是更难过的鬼门关。

第一关是领牌。中英矿当时分十二个包工柜，各包工柜每天发一定数量的牌，领不上牌的人就不能上班。十四岁的朱凤江领到牌后，刚要往矿里走，被五号包工柜的柜头叫住了。那个柜头把朱凤江手里的牌夺了回去，给了来找他的老乡。朱凤江含着泪和哥评分了手，又等了一上午才领到上中班的牌。正巧朱凤江去的那个活地发生了大塌冒，吞噬了三十几个工人的生命。

第二关是过转门。这是一个位于矿南门左侧的小铁转门。日本统治时期，工人是不允许走大门的。他们每天上下班，都必须从这个转门进出。转门很小，每次只能进去一个人。日本岗哨逼着工人连续不停地经过。经过转门的时候，走快了会碰鼻子，走慢了会碰后脚跟。谁挨了碰，敢碰一下门头，矿警就会立即对准毒打一頓。转门上有一个标尺，不够标尺的孩子，领了牌也不准进转门。北京矿务局房管所离休干部郝振国就有这样的经历。他九岁时来中英矿上班的第一天，鞋里是垫着木头墩的。他走近转门，心里